

百姓故事

公交车上的哑巴

陆地

和我一起在乡下长大的老李，在外地打工不慎摔断了膀子，近日得知他已回乡老家养伤。作为发小，我准备去看看他。

出了办公室，我到对面的水果摊买了些水果，提着上了乡村公交。车刚行驶一站，手拎沾满沙浆的小塑料桶的男子上了车。我一看，是个泥瓦匠，50岁左右，身上穿的迷彩服沾了不少沙浆，脚上穿的解放鞋已看不清是什么颜色。他环顾四周，拎着桶径直走到我身边，打着手势，意思问我旁边空位他可否进去坐，我

见他是哑巴，就起身让他进去了。当我准备再坐时，开始犹豫起来，穿的西装如果靠脏了咋见发小？可出于对这位哑巴师傅的尊重，我还是选择坐下。就在那一刻，哑巴师傅的身子向车身靠了靠，他这微小动作，让我有一种莫名的感动。

车到村口站台，我站起身拎着水果，便匆匆下了车。到老李家时，见老李脖子上吊着裹着纱布的左手，在与邻居老张下象棋。于是我放下水果，刚要拿桶准备散给他们时，猛然发现放在座位上的手提公文包，忘记拿了，里面有一只钱包，装有银行卡和身份证及

1000多元钱，还有一部手机和一包香烟。我坐在老张旁边，不停地懊悔。

就在这时，发小老李和老张的手机同时响了一声，老张打开一看，是用我手机发到本村群里的一条微信：“群里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捡到了你们朋友陆同志的一只手提公文包，麻烦你们转告他，速到某建筑工地领取。”顿时，一股感激之情油然而生。老张随即放下象棋，用电动车载着我，直奔微信中描述的地点。到了工地，我看到哑巴师傅拿着瓦刀和一个二十五六岁的小伙子正在砌着墙。见到我，哑

巴师傅忙放下瓦刀，拍了小伙子一把，指指挂在脚手架上的我的手提公文包，小伙子爬了上去，拿下手提公文包递到哑巴师傅手上，笑着向我介绍说：“我是哑巴的儿子。”此时，哑巴师傅把手提公文包递到我的手上，打着手势，告诉我：“父亲说你下车太急，忘了拿放在座位上的手提包，现在还给你了，他放心了。”我听了哑巴儿子解说了后，很是感动，忙打开手提公文包，从里面拿出钱包，取出600元，给哑巴师傅以表酬谢。可哑巴师傅直摆手，说啥都不肯收这钱。

傍晚，我专门在工地附近找了个农家乐饭店，盛情邀请哑巴和他的儿子一起吃顿饭。席间，我正准备站起给哑巴父子俩敬酒，可哑巴师傅却先站了起来，左手拽着衬衫，右手不停比划，满脸真诚。他儿子为我做起了翻译：“我父亲说，他每次坐公交车，许多人都躲着他，嫌他脏，唯独你没有，还坐在他的身边。他很感激，所以，当看到你遗失在座位上的手提公文包，父亲想必须把包还给你。”

听着哑巴师傅的儿子对父亲的手语解说，我猛地站起，抱着哑巴师傅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。



仙人掌上安个家
 田格宗 摄

笔随心动

钱江的水定会笑声朗朗

<p> 胡柚花儿开了 花枝儿从苑墙探出来 灿烂了常山江 花香从山地里飘过来 陶醉了石城人 </p>		<p> 须江水不想再受委屈 常山被包围了 </p>
<p> 新冠肺炎来了 奥密克戎窜到了衢州 劫色了九龙湖 奥密克戎袭击了开化 禁锢了芹江水 </p>		<p> 抗击疫情的号角吹响了 兄弟姐妹有难了 支援开化去 支援衢江去 白衣出征了 民兵出发了 保障自身安全吧 干部上阵了 社工上阵了 </p>
<p> 铅山还有记忆 九狮江盛过两年的泪水 江山正在抗争 </p>		<p> 病魔的暗潮再涌动 敌不过市民的齐心 三月的春风定会吹去阴霾 衢城的天空定会重现灿烂 钱江的水定会笑声朗朗 </p>

一场与病毒的遭遇战

<p> 阳春三月，该是花事烂漫 却被倒春寒偷袭 颠覆了人们生活节奏 想为花蕊作证的柳条 在寒风中变得格外萧瑟 突如其来的病毒狼一样在城市徘徊 不时地选择攻击目标 瞬间，城市变得沉寂和警惕 </p>		<p> 人民群众的守护神 驱散忧愁，开启笑颜 让人们脸上绽放春的绚烂 </p>
<p> 阳春三月，该是花事烂漫 却被倒春寒偷袭 颠覆了人们生活节奏 想为花蕊作证的柳条 在寒风中变得格外萧瑟 突如其来的病毒狼一样在城市徘徊 不时地选择攻击目标 瞬间，城市变得沉寂和警惕 </p>		<p> 倒春寒怎能阻挡春脚步声 每一朵花蕾傲立于树梢 就像火焰难以遮掩光芒 使生命充满了活力 而医者以仁爱之心 筑起的抗疫长堤 似江河奔流激荡 让病毒顷刻之间化为乌有 那是人们最美好的梦 </p>

兜兜转转寻春茶

王珍

清明前，偶尔路过杭州西湖区西溪路西马路老东岳。一阵诱人的香气袭来，我瞬间迷失方向，忘记自己正要去做什么，直奔香源而去。果然就是我最想看到的场景：一户窗明几净的农家屋前摆着一口大锅，一位憨厚的中年男子正在埋头炒茶。边上几只大竹匾里摊放着刚刚采摘下来的青叶。

“真香，好茶啊！”搭讪，必须的。

专心致志的炒茶人“嘿嘿”一笑，我这种人见了好茶就两脚生恨，他这想必是见多不怪了：“自己抓一撮泡了喝。”他一边以下巴示意那一点点刚炒好的茶，一边手不停地抓、抖、搭、抹、捺、推、扣、荡、磨、压，这种龙井茶的炒制手法，是我眼中

最优美的艺术。

我当然不会傻到假客气，也不敢有半点迟疑，迫不及待捏起带着温度的茶叶，冲泡。清雅淡绿的茶汤中，瓣瓣嫩芽向上簇立杯中，色泽丰润，芽叶分明；细细闻之，有阳光雨露的气息，有梅花香、翠竹香、青松香、兰花香、樟木香，天地间草木精华凝结，沁人肺腑。呷一口，茶汤淡薄，味在无味之中；稍候，再品，则鲜醇、甘美，渐入佳境。再举杯细看，清澈的汤色中叶底嫩匀明亮，叶边茸毛依稀，色泽银翠，形态优美。

我的唇齿、舌尖、记忆里、心中，只有茶的清香、茶的鲜味，袅袅不绝，直抵灵魂深处，立刻进入“见了好茶没命了”之程序，只希望时间就停在此刻。我把杯中茶喝得干干净净之后，用带点强横的口气

说：“我买，多少一斤？”

炒茶人又是“嘿嘿”一笑：“一共没几斤茶，每年也就邻舍隔壁大家分分的，不卖啊。”

啊啊啊，我为什么没得做你的邻舍隔壁啊！没想到小溪边上的龙井茶品质这么好！

炒茶人再一次“嘿嘿”：“这是法华茶，在从前是很有名气的。后来才归入西湖龙井茶类的。”

也许是见我无限崇敬和羡慕的神色吧，他的活开始滔滔不绝了，言词之间全都是法华茶的各种好处：知道法华茶为什么品质特好吗？我们至今仍按古法标准采摘炒制：初春，头茶只采一芽或一芽一叶初展时的嫩尖，留下其余的芽叶，不允许提前采摘和掐采，更不允许采病芽、紫芽、冻伤芽；采摘时，每次只能装在半斤左右的小竹篓里。一天中，最佳

采摘时间是上午九点至下午四点止。炒制方法也独特，采用的是“三烘四炒”。

“法华茶除了好喝，更奇妙的是还能治病疗疾。法华茶至珍品质的名声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。古人有许多诗啊文章啊写法华茶的。你是读书人吧，文化的事情我讲不来，你自己去网上查查吧。”

说完，居然又“嘿嘿”了一次，被他的几次“嘿嘿”带来的惊喜所撩拨，更想要买到这珍贵的法华茶。可惜我走遍了整个老东岳，在一棵大樟树下绕了好几次，都没能再找到一家炒茶人家，只好到故纸堆里去找法华茶的踪迹。

曾经法华寺院僧人所产禅茶尤为珍贵，因寺院茶地只有数亩，珍稀而不易得，俗称隽品。特色是茶青味甘。时价之钜，非侯门权贵，难以

品尝。

唐宋元明清，多少墨客文人留下了诗词文章无数，不但与西溪有关，亦和法华茶有关。

如今，只要说到西湖龙井，大家都向狮峰、翁家山、虎跑、梅家坞、云栖、灵隐等核心茶产区而去，而我，更想去那些只有茶树、茶农、采茶女、炒茶工的地方看看。

又快到清明、谷雨时节，我在法华泉、流香溪、流香桥边兜兜转转，一路有泉声叮咚、溪流清澈。在这种清静的环境里，沐浴于森林，听风轻轻走过树梢，看阳光一路洒落，闻着草木花香，会有一种超凡脱俗之感。

若是看到有茶农，就主动凑上去询问，寻找一下法华茶的足迹，梦想着，也许有那么一天，市面上会有一种独特的法华龙井面世。

闲情逸致

樱花树下

余潇雨

又是一年樱花季，空气中夹杂着花香，暗香浮动。清晨的阳光微微闪烁，我揉了揉惺忪的双眼。眼前的樱花大道和钟楼一片寂静，樱顶欧式建筑的陈旧稳重感与光线的窸窣映照遥相呼应。樱花树的影子轻轻摆动，转过一个弯迎头撞上一棵樱花树，在阳光里闪着莹莹的光。

我端着相机，寻一僻静处轻步慢入那片飘零之中，在轻柔的“咔嚓”声中，将那沁人肺腑的馨香和只可意会的怡美留在了相框之中。忽然，想起了林徽因的那句：“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，是一树一树的花开……”

这绵延入蓝天的樱花群，是生命中最美丽的花海，这温暖醉人的粉。想来一次安静认真的唐吉诃德式的恋爱，哪怕是躲在一个小角落偷偷张望的单恋。

听说，樱花飘落的速度，是秒速五厘米呢。

记得看过一部写实动画电影《秒速五厘米》，作品以一个少年为故事轴心展开，时代背景是上世纪九十年代至现代的日本，通过少年的人生展现东京以及其他地区的变迁。《秒速五厘米》的片头，幼年时的明里与贵树漫步在盛开的樱花树下。风起时，樱花，随风飘落。

有人这样诠释片名：哪怕每秒只有五厘米，十三年的漫漫时光，也恰好足够让两颗心从紧紧贴近，到变成地球上最遥远的距离——从南极到北极。或许也可以说，从把爱视为生命的全部，到忘记如何去爱一个人，我们的灵魂以每秒五厘米的速度慢慢滑落，直至地狱的深渊。青春，像一杯清茶，弥漫芳香。每个人都经历过青春，过程或快乐，或悲伤，但终是逃不过时间的流逝。再

喜欢一种淡若樱花的交集，莞尔蕴香，朦胧而美妙；只可用心会意、感知，不觉中，便生了浪漫之情。有人说，这样的时光懂得珍惜，静静地听着，切切地记下，不言不语，不动声色，心怀却已是春华绚烂。

情景交融

春山如笑

赵佩蓉

一道细亮的石径，伏在太平西郊，像浩荡的弧线，牵引着我往山里去。

山径被夜雨滋润过，渲染了浅浅的黄绿。生命的蓬勃，是从眼前的愉悦开始的：不知名的野花，长在茅草中，长在灌木丛下。叶片只有指甲大小，却有均匀的掌纹。黛蓝色的花朵，娟秀而羞涩。如果说，花朵的美在于饱满丰硕的话，这些小花无疑归入长势欠佳的范畴，容易被忽略被孤立。但是，它们最先感知季节的转换，得了春雨的恩泽春晖的照拂，只是微微张开花瓣，就能勾起眼前一亮惊喜。蕨草伸出了绛紫细长的茎，长出了羽状嫩绿的叶片。叶尖蜷曲着，握着的粉拳一般，只待下一个春雷来催开。

寒冬已过，春天来临，大地依然可亲。我赤着脚，盘坐在灯盏坞的空地上，寂静地负喧安坐。坡地平缓，土地温热，脚心酥痒，很久没有这样接地气了。在没有任何拘束的山野与天宇之间，鸟鸣包围了我。有时低吟浅唱，像从丹田缓缓发出声音来，晴空游云一般的散漫。有时引吭高歌，“啾——啾”，“唧——唧”，嗓音充沛，音节短促，一急一徐，回荡在我的耳畔。

我住闹市，不堪忍受噪音和灰尘的侵扰久矣。每天上下班，我穿越一条车水马龙的街区。城市的喧闹散布在四周：公交车、私家车、电动车从我身旁唰唰穿过。废气与喇叭一齐灌入我的鼻腔、耳朵。回到家，从灰蒙蒙的天际到几十米外的楼群，路灯、广告牌、店铺，这个商业活动异常活跃的小城，以冷硬和坚挺的面目与我对峙。如果推开窗户，我的视线必然接触密集的铝合金窗户和空洞。

是的，我没有理由不热爱踽踽独行的清寂。返照青苔的斜阳，从容飞翔的山鸟，简约朴素的溪流，是我可以自由交汇的自然存在。我好像一不小心走进了一幅宋代的山居图——空旷、岑寂。一种继续往山里走的冲动在血液里迅速流动，化作脚下不竭的动力。

登上延辉亭，我的视线变得开阔。天鹅绒蓝的苍穹，不见一丝儿杂色。敞开的山园地向四周铺展。夹层蛋糕一般虚松的土地，渐渐顶上来的菜蔬，都是生命力的图示。罗汉豆一尺多高了，叶腋下丛生花朵。白色花冠，紫色脉纹，墨色斑晕，招惹了胆大的蜂蝶蠢蠢欲动。日光稀薄，笼在红菜苔的茎上、叶上。我看着它们，它们也看着我。我们互不干扰，各自静默，如息息相通心心相印。有两个老人躬身其间，他们的劳作，因为动作的缓慢，有了郑重的意味。那种虔诚，是一种生活方式，也是一种精神信仰。

继续往里走，我在王小田山头的一块巨石上坐下来。落叶枯枝腐烂堆积，林中的气息厚重而潮湿，混杂松木杉木的香气，细若游丝。只有滋生孕育丰富生命的肥沃土地，才会有如此丰厚的馈赠吧。松树上挂着开裂的松果。风过，簌簌地落下来。松果和大地点头致意，相互问好，付出低低的回声。并没有多大的动静，但仿佛整座山都晃动起来，让我想起苍老面颊上突然露出的坦白笑容，甚至于破冰的春水缓缓推开的涟漪。

日暮苍山远。我再一次做了个深呼吸，吐出污秽，吸纳大洁，有如古人的修禊，心底生出辽阔的舒坦来。从石块上起身，我一步一步往山下走，心中没有一丝杂念和患得。等我离开了，还有那轻快的鸟语，三两声错落，从山野传来。